

## 我的台风

## 记忆

□张晓红

## 台风组曲

□缪金星

三江月  
笔会责编徐杰 审读刘云祥 美编许明  
2025年7月30日 星期三

进入7月,台风多了起来。不过,近几年的大多数台风,像7月初的“丹娜丝”一样,虽然多次登陆,盘旋日久,对我们宁波倒并没有造成多大危害,被称为“好的台风”。这次“竹节草”减弱后又增强,正面向我们沿海逼近,也是很少见的。

不过,无论怎样,在我的记忆里,台风还是一个很可怕的存在。

听母亲说,祖父母就是因为惧怕台风,放弃了海边小渔村那宽敞又舒适的老宅院,搬到了大碇镇上一幢叫“王万森”的坚固考究的大楼房里。尽管如此,母亲说,1956年8月1日的大台风袭来时,整个晚上楼房的楼板都在晃动,屋顶上瓦片“忽啷当”地不断往下掉。“王万森”的堂前屋檐下,挤满了前来躲避风雨的民众。第二天上街,满街是碎瓦残砖碎玻璃和倒塌的小屋……

后来,因政府要征用这幢大屋,我们搬到了周隘陈村的房东婆婆的小屋里。这个小平屋的大门口、灶间的后门口、卧室的窗户外,都是水田漾漾,禾秧摇曳,一派田园风光。

可是,台风一来,就全不是这回事了。就在母亲和房东婆婆都去居民避难值班的那个深夜,狂风暴雨正面袭击北仑区,小屋只留下了我们姐弟四个,最大的姐姐还只十岁。半夜里,刚结束探亲假返回上海的父亲转乘火车时,为避免母亲担忧,发来了电报,邮局的伯伯及时送来电报,大风大雨中,我们还误以为他是陌生的坏人,坚决不开门,不让他进来,还打开朝田野的窗户,大声呼喊:“抓坏人!”

那天晚上,因受了惊吓,打开窗户呼喊,又受大风雨的侵袭,我们几个人淋得全身湿透。我高烧不退,又转成了小儿肺炎,被送到宁波住了好几天院才痊愈……

时光飞逝。一转眼,我也成了要照顾老人小孩的抗台中坚力量。

印象中,2005年8月初的“麦莎”和9月初的“卡努”,都是正面袭击北仑区的大

台风,都在短时间内带来了两百多毫米的降雨量。“麦莎”来的时候,我们家楼下房间,进水至小腿肚。半夜,我站在楼上阳台,只见乌云密布,忽有闪电划过,照得天空既诡异又恐怖。看着楼下庭院里的水一个劲地往上涨,心中忧戚。

风雨过后,好不容易把家里浸过水的物件都收拾好,“卡努”又来了,它复制了上一个台风的模式,又是“水漫金山”。当时,两个弟弟都在抗台第一线,家里指望不上他们,丈夫去了公婆身边照顾老人,家里的抗台担子便都落在了我身上……

这两个台风留给我的印象,实在吓人,不过也留给我温暖的一幕: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尽心尽责,保障小区安全!主任是位女同志,她带领几位“娘子军”,冒着大风大雨,整夜值守、巡逻,一个个给业主打电话,让我们别害怕,有什么意外情况只管来电,马上会过来……这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支撑。

还有一次印象很深的是,2009年“莫拉克”台风来临时,我们刚应朋友之邀,住在海曙区横街镇的一个深山里。房子设施好,山区空气清新水质优,山民们既淳朴又热情,老父亲很喜欢住,晚上的睡眠质量也有改善。

然而,这天入夜时分,“莫拉克”发威了,倾盆大雨倒泻一样下来,村子里又停电了。我睡意全无,半夜打开房门,去隔壁房间看望老父亲。房门外,就是对面的高山。黑暗中,山上树枝乱晃,像一只只高大、凶悍的怪兽。我不敢多看,但耳朵里仍充塞着山上水流冲下来的隆隆声、风扫竹叶的尖锐的嗡嗡声、雨打松树的哗哗声……各种声音震耳欲聋,令我胆战心惊。还是老父亲镇静,劝我不必害怕,这里很安全。

忽听得村里的一群巡夜人,在后窗外的高墩公路上传来招呼声:宁波人客,放心睡!我们在巡夜,整夜有人保护着你们。我这才安心下来。多纯朴热情好客的山里人!

“黑云翻滚雨色狂,白浪怒涛潮声嚎。港帆掩卷浮沉中,岸柳倒伏横竖间。空巷灯怯店铺冷,田埂狼藉菜价涨。人为抗台雨里去,风从海上天边来。”

这几句打油诗写在我当年的日记本里,说的是我们江浙一带地处沿海,每年从暮春到秋后总会遇上几次台风过境。箕伯驾临,商羊狂颠,海涛怒号,潮水汹涌,很是一番惊心动魄的场面。

那时候,广播里预报台风只有个编号,第几号台风来了,倒也简单直接明了。后来国际气象组织下的周边14个国家约定,每个国家轮流为台风起名,中文洋名,也就分不清是谁家给起的了。

沿海台风,亦利亦害。其来之前,正当炎夏,天气闷热,屋里屋外,处处烫手,市井百姓就像生活在一个大蒸笼里,酷暑难熬;台风将来,天幕四合,乌云密布,烟雾浮动,街头好似热锅上浇了一瓢凉水,热气蒸腾,满楼风来;台风既来,乱云飞滚,大雨倾盆,瓦砾飞溅,树倒草伏。海涛怒号,恰似千军万马,杀进城来;狂风咆哮,好比雷霆万钧,嗷嗷而叫。

小时候住的是低矮的平房,躲在家里,耳听着风声嘶鸣,暴雨瓢泼,屋上的瓦片噼啪作响。忽是屋顶漏水,记得父亲顶风冒雨,用竹梯爬上屋脊去掏堵塞的雨水管,看到过从锈蚀的铁皮管里扒出过一只腐烂的死猫,至今心头戚戚。不多久,雨水连着潮汛倒灌入城,低洼的家成了一片汪洋,床脚被不断垫高。父母把我抱上衣柜,努力给出一份干燥的空间。母亲说起那年台风夹着潮水把家淹了,是我躺在摇篮里的哭声,把一家人叫醒。再过一会,水就没过我的小脑袋了。

还有那次台风,从单位急急赶回家,撑伞是根本不可能的,雨披里的衣服也早已湿透,斜风狂雨,路旁的有几株树被连根拔起,电线杆上闪着火花,到处是物品撞击坠地的声音,回到家,竟不知道鼻梁上的一副眼镜什么时候被风刮走了。

如此风雨交加会持续一个昼夜,眼看着台风从头顶吹过,势头渐渐弱下去。天上大团大团的浮云,东拼西凑的,仿佛要把天地缝住。又是像极了叫花子的蓝缕。那些没被遮蔽的地方,露出蓝莹莹的天色,如洗过一样的纯净。直到次日破晓,天色放晴,空中碧蓝如洗,白云似絮,河流涨满,鸥鹭低旋。环卫工忙着清扫;市政队忙着清淤;园艺师忙着修剪;店铺招牌忙着更新;房管处则忙着补墙捉漏。还听到些田头的菜农在愁,风刮走了大棚;滩涂的养殖户在哭,海潮淹了池塘;菜场买菜的大娘大嫂在抱怨,菜价又涨了几成。最是一群孩子,天真无忧,满街乱跑,里弄小巷飞来很多红蜻蜓,我们就用一根细竹竿拴上棉花线头,在空中飞舞,蜻蜓以为飞虫,会紧紧追逐并精准咬住不放,结果成了我们玩物。到了晚上,星星也就更多更亮了。